

敬字文

三洲題無

下

敬字文

下卷

東京 中村正直著

編年日本外史序

史之課童子者莫善于編年。故國史略、皇朝史略等書，學校以之教兒童。爲日既久，日本外史雖非編年，而以其文辭俊爽，煩簡得安，幾乎家傳戶誦矣。頃鹿兒島重野士德氏同其友人數輩著編年日本外史。

乞余序。受而閱之。雖原于賴氏之書。而以
事繫年體裁一新。錯綜變化。別出機軸。允
爲讀史者之寶筏。不啻爲幼童課業之好
書也。乃不辭而作之。叙曰。嗚乎。世局日變
之際。學問文藝。何獨得不與之日變也。今
之論者。或欲廢漢字。或欲限用之。或欲尚
用國字。或欲獨用羅馬字。紛紛是非。果何
日而決耶。余謂學問文藝之事。多多益善。

其舊者。何必厭而棄之。其新者。何爲拒而
絕之。漢字行于我邦。千有餘歲。如詩古文
我邦輓近。愈勝于古昔。而日用話說。漢語
之雜者。十而六七矣。今欲廢漢字。或欲限
用之。均皆不可行也。與其偏廢而偏用。置
軒輊于其間。孰若新舊駢陳。自佗並進。使
其得氣勢。占上流。而任其變之所往乎。余
近聚徒教授。而深悟于洋學者之不可不

修漢學也。無漢學而從事洋學者。勤苦五
六年。尚不能敵修漢學者之一二年。洋學
進步之遲。疾視漢學。得力之淺深。蓋漢學
之有益于人。如此。雖然。在今日。修漢學。尤
不可不避煩難。而就簡便。則如茲書者。誦
讀之間。不獨識漢字。通文義。兼又可記本
邦之事實。一舉兩得。莫斯爲便。西人曰。工
藝之書。愈新愈善。詩文史筆。愈古愈妙。如

此書者。後人豈能出其右哉。故學問文藝。
雖日變而上。此書之行。其必不逐時代而
變也。信矣。吾聞近者。桑弗蘭西斯哥。一巨
農。捐田地。值數萬金者。謀建日本支那學
校。募學師生。徒習其語言文字。嗚乎。彼方
始汲汲乎和漢之學。而我乃欲偏廢而弗
講。可乎哉。吾知此書若航。而到彼。其必視
爲東洋學海之津筏。益有不容疑者焉。明

治八年夏五月

農業三事叙

吾友津田君仙嗜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每談及稼穡樹藝鬚眉輒張聲音頓高口津津吐沫余園中多樹木君屢徘徊其間嘗持杖指一松曰此枝向北者下傾百十二度五十分故向南之枝受滋養而肥大如此大抵松杉之類其枝平正而稍傾下

故幹受滋養而致直上長大也又觀梅花將綻而其細枝之直上者發芽甚少以櫻繩縛之令其偃曲而傾下以此所以使枝減生力使幹長大使新芽殖生使花實穰密也後數旬果見枝之受繩束而傾下者粟粟出萌芽矣又顧庭前櫻樹縛一大枝令下而舍其所對向之小枝曰自今日此大枝不復加大而當多生花葉此小枝則

枝日長大而花葉必不多也。諺曰：交朱者赤。自余與君締交，亦自覺植物之趣味大倍曩日矣。日與僮僕往來紅紫青綠之間，手把繩索縛樹枝使垂下，其偃曲之度種種不同，欲以驗其生長之異。環池多躑躅，一日余縛其枝，悉使偃下。適君至，時梅花爛熳，香氣滿園林。君使買蜂蜜塗之花，使雌雄蓋合，曰：如此者，欲使其多結子也。余

吐舌驚嘆。昔有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君乃使花多結子，其爲實益於世，豈啻如殷七七比哉？今正四月之末，躑躅盛開，麗景艷光倍蓰。去年余之偃曲樹枝之勞，至是始償矣。余遇人，以是自誇，而其實得自君也。君又言：以此偃曲之法施之於桑茶，則新芽新葉之生者不止三倍。試以用此法者，比不用者，樹之生長有三年與

一年之差。今我邦與他國互市而繭絲茶
業爲產物魁首。若此法歷施于邦內。則其
爲富國之一助。不亦多乎。去年澳太利國
有博物會。君陪使節至。猷聞鑒見多所進
益。荷蘭人荷衣白連。農學之大家也。君與
荷氏一見爲知己。荷氏語君以生平所經
驗。不翅傾囊倒困而出之。既歸則著農業
三事問諸世。其文辭真確詳明。可行之於

實事。近來書籍之鈔版。日月增加。然如此
書之爲實益於世者甚少。余重此書不啻
如九鼎大呂。故序言之。請不敢辭也。語曰
君子成人之美。余何敢妄以君子自擬。但
以深嘉君之遠遊不虛。翻載而歸。傳大有
益之事于我邦。欲不成君之美。何可得乎。

文恭公實錄序

喜新而厭舊者。人情之常也。然新者未必

皆善而舊者未必皆惡故遺新舊而論善惡者識者之見也今世刀槍廢銃砲用然而如良工冶鑄之刀永爲賞鑒家之所珍藏焉新貨日出紙幣通行而如慶長寶永之大小判則價反加高可知物之易見而有善之實者不由新舊而異用捨至於事之難睹而善惡錯綜者則由新舊而生愛憎由愛憎而失公平以致善者隱而惡者

獨顯此類世多有之如在今日維新之世而追論舊幕府之事吾意者或不免有此焉夫自德川氏建幕府而上尊奉王室下撫御藩邦多施善政人民樂康迨至文恭公之時而始極其盛良宰賢輔充牣于朝學士文人僧道醫卜以至琴棋書畫優劇歌唱劍客俳諧凡絕技之人滿溢于野蓋雖不能與今日政法之擬歐人民之喜新

者較短長角敏鈍而亦可以想見其豐亨
豫大之氣象優游不迫之風也然而物盛
必衰天道之常推幕府衰運之所由亦未
嘗不萌于文恭公之時也第自今世之人
觀之則以其新舊愛憎之念方壅塞於胸
中概以幕政爲惡而不認其善譬如新買
妾者舊妾之美處殆且忘之矣所望者特
有識者之遺新舊而論善惡焉耳

字士憲號雪窓備後福山人博究近古史
籍善屬文辭頃出其所著恭公實錄見示
勿論其事實確有引證可徵而信乃其文
平穩明白煩簡得當體裁合宜允乎成於
多年苦心之後而卓然可傳于不朽者也
嗚呼世方驚新異而不務其本厭舊陳而
并廢其善者新有惡而不省也舊有善而
不察也然烏知不有具眼之士能鑒別善

惡於新舊之外者乎。蓋如斯書者亦名刀古金之類哉。

自有樂地齋記

大久保一翁君取晉樂廣名教中自有樂地語。名其讀書之齋。屬予記。余請衍名教中自有樂地之義。而推君有取于斯之故焉。蓋西晉之時。世人率以凡百歡樂之事爲蕩帙。名教者。而以人倫名教之事爲快。

樂掃地者。是故其事快樂者。或嘯傲花月。風流自命。或耽嗜麴蘖。遺棄世事。或日食萬錢。豪奢自矜。或侍妾數百。俾畫作夜如。炫輩者。視人倫名教如厭苦。不可堪者。而至于其崇名教者。又或齷齪禮法。拘束繩墨。或小靡曲謹。絕乏寬裕氣象。或以自己爲尺度。強規他人。或歡場樂事。視如讐敵。蓋如此人者。則又以名教囿于矩矱尺度。

之中斷斷求合而孰知名教之真者原不如此哉孰知名教中自有樂地哉此樂廣之所以有此言也夫名教快樂元非二致故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父子夫婦君臣朋友之際莫不秩然有倫而盎然以和莫不肅然有儀而驩然以樂是故處人倫各得其當而樂生焉守名教不軼其外而樂生焉從良心盡職分而

樂生焉處患難則安天命而不失其樂在窮厄則保守靈臺而不失其樂由是觀之則不獨名教中自有樂地也背離名教則斯無有真樂也抑夫宇宙之間所謂樂者多矣姑舉其綱有肉體之樂有靈魂之樂人各樂其所以爲樂者而觀乎其所爲樂者而其人之智愚賢不肖判矣壽夭禍福決矣嗚乎名教中之真樂原屬靈魂不關

肢體人苟知其中自有樂地而能樂之則其爲人也必與庸亦遠矣君忠直誠樸好讀書務廣聞見出仕皆要職不作聰明以邀名譽務行仁善內自慊于心在簿書繁劇之間而自有優游蕭散之致從良心盡職分衾影無慙而自有神樂生焉此所以有感于樂廣之言而取以名其齋歟余不知今世之人其所謂快樂與西晉之人同耶異耶然觀今之居官者其所爲快樂往往蕩軼名教外頗賢智者少鄙愚不肖者多則應不與西晉多相異而君之樂地則或有廣大于悠久于樂廣之所言者亦未可知也

皇朝蒙求序

堤君威卿好讀書善屬文辭既仕屯遭不得志一日酒後語其友曰愚哉吾之誤方

向也。余生于南豐。匹馬東征。委贄幕府。時天下人心有厭舊思新之漸。亡何幕威頓熒。而世道一變矣。嚮使余不東行而西征。掉蘇張三寸之舌。以僥倖於萬一。倚二三雄藩之宇下。或叱咤三軍。摧弱拉朽。或運籌帷幄。弄天下於股掌之間。豈不攀龍附鳳。以垂功名于竹帛哉。乃事於衰運之幕府。以致馮唐寂寂。鄧禹笑人。是余之誤方

向於仕途者也。當余弱冠挾策江都之日。墨英欵關。羽書旁午。天下之士無忠姦智猾之別。不曰攘夷鎖港。則曰勤王討幕。不曰周旋探索。則曰暗殺狙擊。乃於此時。螢窓雪案。刻苦不輟。若使余廢彫蟲業而學亞伯西舍科斗文。而講螃蟹字。則方今豹變革面之時。豈其不能與蕭何曹參周旋而寧肯碌碌屈首居噲等下哉。是余之誤

方向於學問者也。聞者或以爲信然。悲其
不遇。或笑而不信。曰。是醉中諧謔也。威卿
豈真希官爵之榮者哉。去年夏。威卿免官。
家居。無所事事。則蒐輯本朝故事。綴以韻
語。題曰皇朝蒙求。余見之。喜曰。有是哉。天
豈果使威卿白首碌碌。青山笑人哉。英國
有諺曰。筆之勢力。倍蓰于劍。夫知筆之勢
力。果倍于劍。則茲書之成。或倍蓰于提三

尺。陷百城之功。又何用投筆事戎。爲余不
能知威卿醉語之可信與否。但知是書之
成。由于其仕途屯遭。家居無事。則余決不
以威卿爲誤方向之人也。不知威卿以余
言爲然乎。其將淡然付之一笑而不省乎。
明治七年十月。江戶中村正直題。

近世史略序

亡友田口江村嘗語余曰。古今能文之士

必求可傳之事而託之以垂不朽如丘明
之傳馬遷之書其表表者也下逮唐季五
代之變藩鎮跋扈夷狄強梁死節獨行姦
倖朋黨其善可嘉其惡可醜者層見疊出
而歐氏之大筆如椽者亦賴以傳焉我邦
自嘉永年間米人伯理奉其國書至浦賀
浪士唱尊攘幕吏進退兩難於是乎慷慨
激烈悼王室之不振者有焉痛哭流涕愠

夷狄之侮鱗者有焉或欲遊海外審夷情
死于圜圉而不悔矣或襲擊洋客之館殺
權臣于道躬蒙大辟而不辭矣或有論忤
時俗容身無地而效仲連之蹈東海者焉
或有忿激之餘糾合黨與弄劍舞槍而卒
不免于刑戮者焉忠奸善惡千態萬狀躍
然現出比之唐季五代之變殆有甚焉者
儻有人焉求可傳之事以託于不朽則其

唯近世之史乎。其唯洋舶入港以後之事乎。吾有志于斯。而恨于無暇。子豈無意于爲之耶。嗚呼。江村逝矣。言猶在耳。余髮已種種。而一無所成。低徊宿昔。其何能無慨然于懷哉。旣而得山口子謙所著近世史略者。而讀之。蓋一部好著述也。起于嘉永癸丑。伯理入港。訖于明治己巳。諸侯納土。文辭簡約。事實詳明。直筆不諱。善惡瞭然。

昔者吾友之所早著。眼而余之欲著。手而未及者。今已哀然成帙。世爭先購。費以致一時紙貴。洛陽英人撒多氏。又以英文譯出。以廣其傳于海外。嗚呼。所謂事之可傳者。文亦足以不朽者。果寔矣。夫子謙又輯近世史略二編。至佐賀騷亂。台灣始末。而止。刻旣竣。乞余序。余旣嘉子謙是舉。先獲我心。弁言之。請其何不欣然命筆哉。獨恨

江邨魂歸泉垓路隔幽明欲攜而示之邀
其一懽不可得也已江邨者一奇士聞港
以來慷慨悲鬱酒酣輒睨青天曰咄使我
終不得一伸其志乎江邨不喜洋學議論
往往與余納鑿不相入而親厚無間十餘
年如一日每相過則杯酒歡笑中且不寐
其忠厚義俠蓋亦可傳之人也明治八年
七月廿七日

民撰議院論綱序

自民選議院之說起是非未決論議紛然
或問曰子以爲何如余曰天下之事不可
目睹者似是則可行今設民選議院似是
似是故可行止何以謂設之似是曰今日
之政堂名曰君主親政而實有司決事也
其有司之爵祿則陪鑾奉旗之賞典也此
雖出于一時不得已之計而至于今日已

見其弊端故欲救此弊不可不別求一法則未有踰於設民議院者或慮其尚早而生弊害余對之曰凡事未有利而無弊者聲多而利少則去而除之利多而弊少則就而從之如此而已矣今有司興事之弊已現其端而釁不已則弊將日多而利將日少民議院之利已發其兆設立試驗則利將漸多而弊將漸少故曰設之

似是若設立之後有弊害生則當其時改之耳夫人世者活物也事理者無形也唯活故隨時變易而不已唯無形故見似是者則斷而行之若求確然一定之是如算數者而後行之則是天下之事無可斷而行者今夫良賈之運載貨物越重洋冒險危行互市不過見其似是而求之于利若慮其或有損害則唯有闔戶裹足而不出

焉耳。猛將之率三軍與強敵戰，亦不過見其似是而試之於敵。若慮萬一之敗，則莫若休兵之爲上矣。民撰議院亦然。苟見其似是則設而行之，以殺有司決事之權，以養人民與政之精神，蓋在今日爲當務之急而不可一日廢者也。何暇慮其弊害哉？昔美國合邦之始建也，仁人君子相議立條約十三則及行之，弊害頗出，於是屢徵

會議斟酌修改。數年之後，遂致政體堅定，爲福祥安寧之邦。蓋弊害者不可逆覩也。始立十三則之時，不過見其似是者而定之。至行之而知其弊害，因而改正釐革，以致盡美盡善。遠踰唐虞，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在今日設立民選議院，猶始覩山中之泉源，聞而導之，或隨其下而決之，或就其勢而順之，巉者剷之，使平，梗者除

之使行始而涓流之小川也。次而奔逸狂
怒之大河也。終而渺茫無涯之長江也有
時乎潰決四出壞城郭殺人民其害亦所
不免然在常時灌溉之利萬姓資生舟楫
之便財貨由通是其利及百世之久而一
時之害亦不足言者焉。若雖逢泉源不
開而道之則豈能望其成長江大河哉。見
似足之事造閭閻之端者。今日人民之任
也。成善美之法收福利之果者。吾輩子孫
庶其企望之乎。山田君對灣採氏撰議院
諸論彙爲一篇刻而行世。索余叙。余嘉是
舉之有益于世。欣然而題以是言。

經濟新論序

蓋試遍行東京之八百八街而察其景況
乎。往於布匹鋪則呢羽洋布價低而邦產
縐紗價高。人誰不棄高者而買低者。慙於

賣酒店則葡萄杜松三變麥酒方得氣勢
占上流而我邦名酒如攝釀者亦見擯棄
而吞氣矣望鳳闕而觀入朝者則衣帽鞋
襪皆自洋商所齎物料而成者矣遊于學
校而察其規制則洋人先生居上級受厚
俸而邦人先生則衣食且不能給矣覽于
書肆則英亞法日之書爛如錦繡而和漢
卷冊多以廢紙見遇矣與于大餐則大鏡

椅子盤碟缸瓷燭臺地氈皆洋品而除瓶
花外邦產之物寥寥無幾矣駕于瀛車則
上等室罕有邦人而下等室絕不見而人
矣見于火輪指揮者則概係英國人而邦
人止供服役矣進于影相堂則寫真師爲
邦人而其藥物則莫非舶載矣入于製鞋
局則雖喜邦人造之而歎其所用之熟皮
則非邦產矣過于活版所及紡綿所則其

所用之機器皆自泰西齎至者矣。察于鑛
山廠及拓邊廠則洋人之給銀殆逾萬元
而邦人之伙助者不能半矣。睇于書窓之
燈火則赤貧書生亦用玻璃燈銜油而菜
子油紙燈長棄于牖角矣。闕于文房之具
則洋紙洋墨方蒙眷顧而古梅名墨美濃
好紙睦若乎後矣。視于銀票則其最良者
係外國之工人爲之而贏利亦爲其所分

取矣。瞻于船艦則日輪之旗獨睥睨宇宙
而其他一切係外國之建造者矣。覽于炮
臺則所架置之大小砲多自海外購買
者矣。眄于點燈火者則十門萬戶所用之
火柴仰給於輸入而我邦之引火奴早已
放逐無迹矣。看于盤饌則鹽醋糖椒之類
雖多產于我邦而且爲洋品所壓倒矣。搜
于藥肆則熱土諸品西人精造者皆揚揚

生羽翼而參著黃附縮首吞聲不能吐氣矣噫人無志于經濟則已苟有志矣而觀察于此等之事則其豈可不慨歟乎可不思所以興工業而富邦民乎司馬遷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於是太公勸女功極技巧通魚鹽故齊冠帶衣服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今如英國所買于他邦多未經製造之物而所出賣者

多經製造之物故百工貨物出口之多互市之盛英國爲冠察今日東京之景況曰英國冠帶衣履我邦可也曰百爾器用仰給於彼可也興言至此豈可不太息流涕哉雖然西國之書籍具在彼之經濟之術所以致富之道苟就其書而求之則不啻以金針度示人矣頃者中嶋雄讚井逸三氏原於合衆國人鮑氏之說旁引曲證

遂成此書屬余序余常有慨于我邦今日之景況工事不盛而邦民不富焉故喜其刊竣而序以是言

母親之心得序

有一母携四歲兒問一牧師曰教子以何歲爲始乎牧師對曰汝既失四年矣自汝笑顏之光照小兒而汝教子之機會始矣嗚呼世固多如此母之失機會者是此書

之所以作也夫今世人聞以輒曰文明而或昧於其本原余嘗謂國政者原于家訓而家訓之善惡則關于其母矣母之心情意見教法禮儀其于他日之心情意見教法禮儀也斯知一國之文明本于匹夫之文明而匹夫之文明者本于其母之文明矣竊人母之位豈不重乎近藤鎮三君譯此書刻成見小余未暇爲書賀其成功而

不得不先爲今世之女子賀其爲喜母教
子不失機會而助世之文明也是爲叙

呂勉村唐宋八家精選序

余少時讀勉村唐宋八家精選至其妙在
一熟夢喚不忘之語及使喚僮僕久熟後
承意趨跽之喻憬然有悟焉中年窺西書
聞名士論文之旨若有默契者今摘錄其
要以代弁言使與晚村之妙訣互相觸發

合禮士曰欲作文勿求於言語唯宜求實
證與主意此二者足則言語不求而自至
矣問孫曰絕妙好辭之基礎真理而已斯
維耶曰作文必使自已易曉則讀者亦必
易曉麥全托拾稱霍舉士之文曰其文辭
唯道達一意不涉兩歧馬高禮曰作者言
其欲言者之外不當更多看一字富爾列
爾曰意思卑下者若以文辭高麗者飾之

則非獨不加華麗適足彰其蠢笨鷓鴣揮
駝鳥之羽以飾其翼則不能飛而控於地
而已矣。變的蘭口作者貴于善知得其所
欲言之事明白爛熟則言語自奔趨于筆
端而源源不竭矣。伯禮曰思想言語二者
相須而進矣。故有人詳密整頓其文字使
有規矩法度者則爲能詳密整頓其思想
使有規矩法度者矣。格白的曰作文善知

其事者上也。思想者次也。言語者下也。一
學士訓少年曰汝等作文宜務善美又宜
務快速此皆可由慣習而得焉。抑作文速
者其文不必善而善作文者則必悟速作
之法矣。由是觀之行文之法固已東西一
轍而益知唐宋八家爲入門之軌塗矣。

萬國公法蠡管序

豐後高谷龍洲君著萬國公法蠡管問序

於余受而讀之。別抉幽旨。解釋疑義。詳覈明晰。無復餘蘊。作而言曰。善哉。君之是著也。蓋一家有法。則一家治焉。一國有法。則一國治焉。萬國有法。則萬國治焉。然家國之事。則或誤認習慣。以爲道理。或遵依風俗。以成律法。故往往有流于私法。而不自知者焉。至于萬國相交。則不可不有共相循守之具。可以斷公是。息私非者也。夫人

不相交。則獨而無對。無對。則亦無朋友。亦無仇敵。朋友與仇敵。其性質適相同。故仇敵者。不由朋友之外而生。朋友者。或由仇敵之內而得。今日之盟邦。一失和。則敵國也。積年之敵國。一結驩。則盟邦也。其機如此。豈可不慎乎。抑古者東西隔闕。南北睽違。舟楫難通。人苦往來。故不能得而相朋。亦無由怨而相仇。今也萬國相交。貿遷有

無天涯地角。有如此隣。由一已而言之。則獨立之國也。由交際而言之。則對立之國也。今既不能獨而無對。則亦不能無朋友。與仇敵。則可不謀。所以全交誼。塞讐端乎。可不思所以設條款。備患害乎。此萬國公法之所由起也。夫一人之心。有公是非。一國之心。有公是非。然至於彼此相形利害。相關。則其自以爲公是非者。入于私是非。

而不自知於是非乎。一國不可無法律。萬國不可無公法。一國之是非者。國君決之。萬國之是非者。唯賴公法以決之。爾蓋萬國公法者。以公是非。正私是非之具也。一家之私是非者。爲國法而屈焉。一國之私是非者。爲天下之公是非而屈焉。於是乎強不得暴弱。衆不得侮寡。大不得凌小。而萬國各得以相安于無事。公法之有裨於治。

化豈不大乎哉。抑余則更有進焉。夫萬國公法雖歐米諸國共相循守各保平和而獨恨諸國猶未議及止私戰之事故積骸成丘流血成川之禍近尚未免此豈非亘古且今之一大缺典乎。余竊願五洲之中有一豪傑出焉大倡止私戰之議定約萬國之王不得妄與交兵若爽約則萬國據律懲治其罪意者此事之必成若豫見其

兆者何則如前年亞刺拔麻之一難事。英美大臣會于瑞士秉公裁判以免兩國出師役糜國帑殺人民之慘。近年吾邦救支那人於白露買奴船之事。俄皇平允聽斷以免後日紛紜均若漸進于止私戰之舉者。嗚呼公法之學日月加精完善具備以致我地球美樂如天國者。吾輩庶幾及見之乎。是爲叙

日本全史序

高谷龍洲君著日本全史分爲本紀世家
列傳體裁得宜事實詳明其文辭由已銘
鑄隨事變化近來此種書多出而不得不
讓君占頭地也余曩閱君所著萬國公
法叢管贊成而付之刻今又草此書以序
見屬余竊歎君之老學日獲多多益辨而
不可已于言也叙曰甚矣史之有益于克

已修德也蓋史所載之事蹟矣然而無非
生于忠奸誠僞公私仁暴貞淫勤惰譏傲
儉侈之心者也興亡成敗禍福吉凶之跡
殊矣然而無非所以天之命之而人之自
取者也今不多引證但觀源氏平家北條
足利織豐德川氏之所以隆替治亂則當
知職位之不可苟據非望之不可苟企民
心之不可苟欺天意之不可苟恃也又當

知生于其心發于其事內外隱顯機不容
髮而戒慎恐懼之不容或息克已修德之
不可時忽也然予少時徒喜讀史遇群雄
競起龍鬪虎戰風雨交馳則拍案稱快遇
忠臣瀝血上書恨徹九泉策士論時務辯
決江河則頓足起舞要不過藉以爲消遣
而已及稍老涉世故頗經患難因悟天道
昭昭報施不忒而亦苦于克已修德之未

能也雖然讀史之心則有大與昔日變者
焉嚮之拍案稱快者今則慘然以悲也嚮
之頓足起舞者今則怍然以憂也忠奸誠
僞公私仁暴貞淫勤惰譏傲儉侈之心嚮
曾傍觀爲他人事者今則近著之吾身奮
然以興悚然自戒也興亡成敗禍福吉凶
之跡嚮曾漠視爲紙上事者今則慄慄乎
覺與吾身近相關係矣嗚呼讀史之心隨

老少而變有如此哉抑夫世者猶史也史者猶世也余閱今世之活史定自慶應明治以後不過十餘年耳忠奸誠僞仁暴誣傲其始不可端倪者卒之盡態呈露禍福吉凶無一愆其報者余于是乎益信天命之當畏凜凜有不可符而犯者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之何如亦曰克己修德而已矣遂書以質君君其首肯乎否乎

棧雲峽雨日記序

我東方亞細亞洲文藝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廣生齒繁莫禹域若也可與歐羅巴頡頏者莫禹域若也禹域與我邦文字同可親厚一也人種同可親厚二也輔車相依唇齒之國可親厚三也亞細亞不及今同心合力則一旦有事誰歸于白哲種而我黃種危矣可親厚四也抑元

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擾閩浙當是時不有歐羅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覬覦者也設使如今日則二國必無此事矣今也我邦與禹域務當小大相忘強弱莫角誠心實意交如兄弟互相親信不容讒間有過相寬恕無禮不相咎蓋二國所期者在于同心協力保護獨立以存亞細亞之權而已矣近者我邦通航禹域發

遣公使莫非職是之由也竹添漸卿君奉命往禹域行旅古燕趙周鄭秦蜀吳楚之地暫歸故土余幸得讀其所作棧雲峽雨日記地勢民俗縷載不遺洵爲方今有用之書可備參考者也至其描繪山川文字之工讀者自知之矣余不敢贅

吾乘四載集跋

友人竹添君近歸自禹域賦其案則燕

徐豫梁益荆吳之山川險易風俗醇醜描
寫歷歷若目觀之搜討古跡徘徊墟墓之
間笑罵豎子過弔英雄感慨悲歌若耳聽
之使余不覺廢卷而長歎也嗚呼大才則
大用小才則小用君才雖大矣若使不乘
四載不遊九州則其才亦困於小耳何得
有此莽莽蒼蒼雄奇鉅大之篇乎哉因思
英雄豪傑之出于世亦猶此苟不得其時

而乘其勢則與豎子竟歸于一轍使其徒
發阮籍廣武之歎焉耳聞君復將航于吳
異日再倒其囊而示之則不知使余又爲
何等感慨也姑書數語於卷末以見余之
於君傾注情殷期待正復不小也明治九
年鞠月十又五日

山岡靜山先生傳

近來槍法之絕技者莫踰于山岡先生焉

名正視字子嚴通稱紀一郎號靜山江戶人家世仕幕府爲人剛直不阿重朴素尚氣節篤于仁倫家不甚富而食客滿門後多出名士事親孝父沒母多病先生看護匪懈書室揭牌曰七之日省墓三八聽講一六按摩以按摩立課古今所絕無也每夜談武藝間雜以忠孝節義事先生幼時刀槍射騎泅水讀書習字無不發憤勉勵

年十九時有所省悟慨然曰我自今專精學槍而已矣及二十二歲名轟都下所用長槍曰双心槍其源出於管丞相道真云當是時筑後柳川人南里紀介以技鳴于海內及其游江戶先生就問焉南里將歸國欲與先生一較以告別於是相較試法起辰至午神出鬼沒輸贏未判所操各槍鋒尖摧破短寸餘矣世之槍術者流失精

神活潑之妙機遺血戰之實境徒務花法
美觀者比諸先生之技直等兒戲耳嘗患
疔發於鼻下痛甚操技如常衆醫止之不
聽月餘而愈又患瘡每顫起入場與弟子
較技以此去瘡先生所操木槍重有四斤
者七斤者十五斤者安政乙卯六月晦暴
卒年二十七先卒一日母氏視先生使重
槍患其太憊先生曰兒操之易易耳翌日

自曉至午與諸弟子操習如常但見肉色
頗白肌膚無澤弟子以告先生笑而不言
是日卒先生技既稱神妙又以德行聞嘗
代母氏賽于西郊佛寺有衆可二十人圍
繞一人拳撻交下鮮血淋淋垂死先生謂
衆曰何物狂奴敢行毆擊仆地者哀叫曰
山岡先生請救我先生向衆懇喻弗聽於
是突入群中喝曰窮鳥入懷獵夫不殺况

士人之求救而我忍坐視乎。汝之敵即我也。請來與我鬪矣。衆不敢動。先生視仆地者。乃舊嘗執贊習技後背去者也。其人借金于衆不還。故今遣此厄。先生爲償其金。別取數金與其人。加規戒而遣之。先生嘗曰。凡欲勝乎人。須先修德于己。德勝而敵自屈。是之爲真勝。若謂技藝可由擊刺而得。則大謬矣。欲精乎技。須先禁飲酒遊行。

必也無時而不存。精神于技。無事而不出。誠實之心。則臻于妙境。可庶幾也。又曰。人之所宜戒者。驕傲也。一驕入心。百藝皆廢矣。回視既往。我亦不免。每一念至此。慚悔汗下也。先生學搶。勉強非凡。嘗慨昇平日。久。士風柔惰。自期跂及古之士。庶幾緩急應用。嚴冬寒夜。以繩約腹。敲冰灌水。滿身淋漓。東拜日光。廟叩首默禱。旦時入塲操。

十五斤槍作突衝勢或三千或五千或自
黃昏至鷄鳴三萬嘗斫竹七尺許把之踏
高屐與弟子試較不異于槍或操鐵扇以
敵槍手一夜月明先生起臥不安母氏怪
問之先生曰如此良夜豈忍舍慈母而眠
乎母子並坐玩月賞心樂事安知其不可
再乎母氏淒然曰何得此不祥之語乎後
旬餘先生果歿小田又藏者奇男子也慕

先生風著其行狀甚備

贊曰余不知先生知其同胞弟高橋泥舟
君君槍法之妙海內無雙得無非友于切
磋薰陶之功乎君居與余近止隔一水听
夕過從吾師佐藤一齋翁曰一藝之士皆
可語余旣聞君談武事每有所得今又從
君借先生行狀約而作之傳庶乎世之少
年讀之而有所感發奮興焉

象山詩鈔序

松代北澤子進嘗蒐輯其師佐久間象山先生詩近又鈔爲二卷付之梓而以序屬余蓋世之作詩者多矣然讀其詩而其人可知者無幾焉若夫讀其詩而知其人并以知其世者千百而不一睹而今于象山先生乎見之矣當天保弘化間文恬武熙士風媮惰日甚而西洋諸國之勢威將漸

及東洋諸國以故士之有遠識者往往以海防爲慮流涕太息溢于言論然猶未有折衷東西學術以應當世之務者也先生自少潛心經史及長廣就師友磨礪智識又講兵法治火技名蔚然起世推爲通儒而先生則歛然未以爲足也三十餘歲始攻蘭學四十而能成一家言慨然以天下自任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嗚呼先生

非詩人也。然先生志尚之高遠，氣度之俊邁，學術之宏深，識見之超卓，以至遊學交友，君臣遇合，禍福出處，罔不流露于吟詠之間。故讀其詩，而先生之爲人可得而知也。且夫先生嘗以一身而關天下之故矣。自幕政陵夷，米舶入港，以來或則書上時相，而不見采；或則詩送秀才，而旋罹禍；或則放廢山中，而混跡樵牧；或則應徵抵京。

而參與廟議，其間觸緒縈懷，輒有題詠。在先生不過發抒已意，而國家變革，時世紛更之故，悉於是寓焉。故讀其詩，并可以知其世也。昔者白蘇二公，後人以年月次第其詩，生平事蹟具見本末，如先生其殆庶幾乎嗚呼！余嘗三復其詩，見嶄嶄然山從于天半也，矯矯然鳳騫于雲際也，彼品紅評紫，事工拙於字句之間者，曷足與語此。

哉

沖繩志序

我嘉永年間美國水師提督伯理至琉球有所要請琉球當事者議以爲孤島小邦與外國交只當致敬盡禮而已矣彼或以力則我唯有婉曲以免難焉耳余聞而歎曰嗚呼小國之所以能存其在于斯乎觀於古今萬國之史大國恃強驕傲自用卑

視他邦不轉瞬而亡者多矣而小國乃能得自立自存非小國之獨能智也以其無所恃而自存合於保國之道爾余近反諸吾身而有所悟焉余少也羸弱食飲不多精力患乏顧視同學者健強善飯而或嬰病殞亡余則二十以後體漸肥四十而壯日加人或謂寡慾之所致夫余豈天性寡嗜慾哉顧以蒲柳之質不能恃力自不至

大過以合於養生之道耳。亦猶小國如琉球者不敢驕傲而有得於保國之道也。嗚呼小國弱質而不自驕不自恃則其功效尚如此。假設受大國稟強質者當全盛之時及少壯之齡有所能自抑損則大者益大強者愈強而祈天永命永錫難老者又將何如耶。抑夫大小之爲言不過由比較而生。如我邦以大白處耶比支那則小矣。

以小自處耶比琉球則大矣。我將何以自處耶。余聞之智小而謀大志驕而氣傲積薄而發驟未有不速敗亡者也。今我邦倘能如琉球之安分自守能如西伯之陰行善又能如秦之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厚積而薄發培本而蓄力則庶乎他日果能有所自立而存歟。伊地知恒庵著沖繩志蓋恒庵數抵琉球實歷探討之餘參之

於本邦及琉球史乘。質以土人言。以能成
斯編。故事實之精確。記載之完全。世未有
若此書者也。及其請序也。書予所感。以與
世之同志者參焉。

大佛無角君墓碣銘

君諱無角。辻氏。通稱鐘雄。信濃國松本藩
士如水君第三子也。性豁達。有膂力。善劍
術。優入其奧。年十六。患眼。稍愈。試劍。目被

中傷。遂失明。就其兄習讀。學庸論語詩經。
又剪綵作画。荆木製器。無不精巧。後來東
京。學凸字書于宇都宮三郎。得讀英文地
理書。其穎敏。率此類也。常留意于財用之
道。了了見大意。會川田毅卿創逢坂學社。
余建同人社。以教授。生徒使君司其會計。
細大皆當。明治九年一月十六日病沒。年
三十有三。娶滋野氏。生一女一男。男曰修

一君自創一家稱大佛氏蓋取諸佛無角之諺君篤于友愛明于料事兄弟每有所謀必來取決焉葬于滌井銘曰

形乎缺神乎全計乎巧心乎專

兄弟和室家虔兒成立望在旃

明治九年丙子十二月 中村正直撰

〇〇日本列女傳叙

余嘗謂婦人平時爲良妻爲善母者不幸

遭禍則爲烈婦爲節母譬如薔薇花盛開暖日蕩漾春風披拂香艷浮枕席間及至揉碎壓榨而爲香水則芬甜益烈薰衣裳透肌膚經久而不散蓋境有順逆命有吉凶良妻善母之與烈婦節母非有二也遭遇使然焉耳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爲忠臣由是觀之國之有忠臣國之不幸也家之有烈婦節母家之不幸也

幸也。雖然，古人有言曰：安樂非聖人難居。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夫順境如易居，而時至于蕩逸，心思逆境如難處，而或得以砥礪名節。然則良妻善母未必易爲，而烈婦節母未必難爲，而幸不幸之際亦不有難定者。正直曰：人生所遇，蓋不出于順逆二境。且以婦女言之，幸而遇無事之日，則貞靜持已，勤儉持家，爲夫內助，爲子儀。

範。不幸而當艱難之際，則堅剛心志，扶植品行，善耐辛苦，久忍艱難。此有識者之所望于世之婦女也。夫人居斯世，境遇百變，吉凶如晝夜禍福相循環。安樂勿溺，恐其化而爲殃；辛苦宜忍，庶可轉而爲祥。唯有信天命以盡職分，從良心以應境遇之變而已。不爲良妻，則爲烈婦；不爲善母，則爲節母。有一乎此，則芳香芬烈之流播邦國。

者其必遠矣。小嶋玄壽君著日本列女傳。余欲此種書之行于世。故喜而序之。

熊本十日記序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印度之屬英者。大半皆叛。英人爲之致死。死者衆。始能克戡之。察其禍亂之原。未始非由于英土司之促之也。英國近製一起坑鎗。其火藥包子用以猪牛之油。土司發號令。使印度民兵用其

鎗。此事達於印度四境。怒者十室而九。亂者如蜂而起。既土司悔之。許不用其油。然而叛亂既成。事不可救。夫印度土俗。以牛爲神物。其所由來久矣。乃欲一朝而盡其俗。強迫其心。無怪乎其激成叛亂也。我邦男子。縮髮帶劍。成俗已久矣。人之戀故風而不肯輒移。新者徃徃具有忠厚之性情。爲使其漸進於智識開明。則爲國家有用。

之材必矣。豈忍使其激怒生亂哉。知此則可以讀熊木十日記矣。

明治詩史序

昔人論唐詩曰。梵網經有心地品。因是細看唐人詩。見其章章悉從心地流出。所謂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樂善改過四者盡之也。余甚善此論。謂與溫柔敦厚之旨合而更覺痛快明白焉。夫明治者。乾坤一新

之時也。生于其時。顯名于世者。豈非曾履崎嶇艱難。嘗苦辣甜酸者乎。豈其無有忍辱知足樂善改過之心乎。豈其無有一片心地。溫厚惻怛者乎。試把此卷而讀之。亦見其章章悉從心地流出。非可與尋常風雲月露之詠一例視之也。他日有搜求明治年間之史料者。茲書必在所見采焉。是爲叙。

恕軒文抄序

余近讀同人社生徒及大學生徒所作之文而不得不發後生可畏之歎也夫以字句則不無疵瑕以行文則未必合程度然而燦燦乎有異光奕奕乎有生氣此無他由于西學之新質入其中也親族相婚嫁則其子孫必愚人種最多雜之邦其民最多智文章亦或有然者也夫今余讀恕軒

文抄而益知其然也君於書乎讀無所擇於友乎交無所擇其胸中無涇渭容者雜取者多故其文有光彩爛然奪目既已足與世之鉅匠駢立而無愧矣君今爲大學教員以與生徒相觸摩新質之入其肺腑者日雜月多則今而後君之文辭余不能測焉

紀恩碑

伊賀國阿拜郡。今爲三重縣第九區。天嶽直其南。長日川界其西。而東北則服部拓植二川環之。至于郡西。三川會合。是爲木津川。上流當其匯流之衝。巨巖橫焉。水不能順流而奔注也。每遭霖潦。逆浪汎濫。安政地震以後。其害更甚。津藩主藤堂氏以郡屬其封內。卹念民瘼。屢濬淤塞。起隄防。鑿巨巖。竭力糜財。百方施功。而水害猶未

已也。至明治三年九月。水大溢。流屍蔽野。邑市田廬蕭條一空。於是始有徙民之議。會藩廢爲縣。今縣令岩村君始至。首察民害。聽衆庶請。遂以舊城址一萬二千餘步。爲徙居之地。又請于官。金四千圓。給其費。民歡愉趨功。小田村人村田順造奉命董役。十年七月。功竣。自是厥後。嚮被災之諸村。如上野市。小田。木興。淺宇田。與市。幸阪。

馬苦勞。清水盡。皆化爲良田。收穫數倍。而城址之新邑。比屋連棟。煙火蕃盛。鷄犬相聞。民得聊其生。較諸曩時。蕩產失財。死亡且不能救其苦樂。災祥之相去。奚啻霄壤。宜乎闔郡人民之頌道恩德而不能已也。順造與衆謀。欲立碑以錄其事。傳之無窮。請余作銘。其辭曰。

惟昔之災。水漫阡陌。下民昏墊。

每葬魚腹。

惟今之祥。

安居聚族。

孝弟力田。

天降豐熟。

粒我育我。

繫誰之力。

今我不錄。

終忘恩德。

藩政惻怛。

疏濬盡策。

縣治忠厚。

遷徙相宅。

轉災爲祥。

易苦以樂。

厥謀允臧。

厥恩罔極。

自得堂文鈔序

信濃人生野子慶。寄示其所著自得堂文。

鈔徵余序曰欲得文壇執牛耳者一言可
余非其人也然而知己之請有不可辭者
蓋文章之道與人之立品同有所自得於
中而後發見于外故能傳世而不朽古之
善文章者無非由是道也吾觀世之人大
率不務出於此以爲可襲而取故極力摹
倣古人謂文如此而足矣嗚呼縱令幸而
成不過古人再出求其自得了已者蕩然

母有也尚何望其能傳于世哉今子慶之
文直抒其所見不顧世人毀譽其成于卒
然者亦皆發於自得之餘雖以艮齋爲師
無一句似艮齋夫文如此豈有不傳者乎
而亦足以知子慶之人品矣余年三十餘
遊于海外閱時世之變奔走風塵不能多
讀書偶有所作獨抒胸臆而已不復遑摹
擬古人然而人或咎余狂悖乃如子慶

者謬以序見托。儻有一二近于文章之道者。耶培本而濬源。深造而自得。願與子慶益勉之。

磐溪大槻先生墓表

先生諱清崇。平姓大槻氏。字士廣。號磐溪。通稱平次考。諱茂質。稱玄澤。仙臺藩醫員。實爲我邦蘭學者之祖。先生學于昌平學。十年後。歷遊東海畿內。及長崎。下筆敏妙。

才華富贍。爲中外名流所推重。其客京師也。賴山陽延之。山紫水明樓對酌論文。山陽於人少許可。特奇先生才。一見如舊。世傳爲佳話。天保壬辰。先生三十二歲。藩侯澤列儒員。以季子別起家。住江戶。爲侍講。弘化嘉永間。先生夙講西法砲術。究其蘊奧。圖藩師之。嘉永癸丑。米國使節伯理始至。先生建議主張開港。是時識者多主攘

夷朝野置置人或爲先生危之先生夷然
文久壬戌移于仙臺爲養賢堂學頭尋致
仕明治戊辰之亂與羽諸藩合從舉兵仙
臺爲之盟主起先生司軍國文書事及事
敗以此下獄旣而被赦時年七十辛未復
仕東京文酒談讌優遊自適世以騷壇老
將目之戊寅六月十三日病歿距其生享
和辛酉五月十五日得年七十八葬于高

輪東禪寺先生軀幹長癯性情真率奉公
謹慎持身清儉與人藹然可親然至論大
事則侃侃有不可回者天才清絕晚年詩
文歸于簡淡雅潔嘗曰吾讀經自抉出手
眼文章則有得于葛西因是松崎慊堂詩
則有得于梁川星巖其推重前輩而不高
自標置如此著有孟子約解古經文視近
古史談寧靜閣詩文集等數十種配大野

氏長子修二次文彥各成家二子以余與先生有舊請表其墓先生事蹟具載家傳茲揭其大要如此

大川笠原先生墓碣銘

余成童入井部香山翁門翁子潛藏爲余語越後頸城郡有笠原先生經明行修通經濟學後入昌平學先生門人上野高明屢稱道其師勉學夏不扇冬不爐余心儀

之勿忘日與高明步于十軒店街見先生
在書賈英氏家披汲古閣十七史高明爲
余通姓名余踧踖不能仰視匆匆作禮而
別爾後三十年間萍飄蓬轉備閱憂患丹
冉向老而先生旣歸道山其孫惠就余學
以墓銘爲請嗚呼人世之感豈可勝道哉
先生諱久道字伯文笠原氏通稱文右衛
門號大川自幼好讀書父母恐其過劬致

病禁之先生竊挾書上廁家有木製大狻猊時入其中久不出怪而撥之則手捧一冊矣弱冠遊江戶寓松崎惺堂塾歸而授徒寬嚴得宜造就有法門人多成業者先生治經宗程朱遂韻學改正磨光韻鏡然常留心經世不事章句天保乙未頸城郡霖雨水溢大渰地陷先生與其父謀新鑿一川注之于北海丁酉工竣地爲良田氏

賴其利然當其未成百艱千阻先生獨身當之是歲爲大肝煎辛丑創立一村曰大渰新田戶口日殖弘化甲辰受高田藩主命築砲臺測近海皆有功先生平生心存誠敬不欺暗室年至五十德望益崇遠近莫不尊信先是頸城郡水費課賦法事涉幕府邑與高田藩爭論久不決者百餘歲嘉永壬子先生受高田請至江戶訴之安

政乙卯事得講和以功爲鄉士當是時封
內各村積年爭訟賴先生一言而決者不
可勝數丙辰爲觸元職丁卯國益掛明治
己巳先生年七十辭職閑居吟咏自樂癸
酉十二月三日病沒葬于蜘蛛池觀音山享
年七十三妻上原氏有一男二女男克太
郎嗣家忠厚勤儉克肖乃父系之以銘銘
曰

行本忠信 志存經綸 片言折獄
君幾其人

題盧象昇書幅

嗚呼忠義之感人心何其深哉客歲陸軍
醫渡邊重綱自琉球還訪余未叙寒暄先
出一幅誇示余曰此岳王書也祇役瘴海
艱苦萬狀賴得此寶物不負吾一行也項
熊木高山蘭痴君携盧忠烈書一幅遠歸

家鄉來東京遍詣名公鉅卿門請其題言
三反而不憚煩余幸獲觀之真希世之寶
也夫岳王盧公之忠烈異耶事也若無關
於我者乃得其遺墨視如趙璧起敬起愛
什襲珍藏豈非忠義之氣終古不滅而其
感于人心不間於遐邇內外耶蘭痴君乞
余題言會余患頭痛而欣然書之亦感于
忠義而然也

萬國史記序

古詩曰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則曰
一日看書史三年長道心何以言之曰盛
衰盈虛之理備於易而吉凶禍福之跡詳
於史試觀於古今萬國之史大剛者折恃
强者蹶守柔者久居弱者全智小而謀大
者敗積薄而發驟者滅養厚而蓄久者成
計密而慮深者存驕傲自用罔有不亡虛

已納諫罔有不興奉崇天道福祥荐臻尚
任人智災害踵起約而言之盛衰盈虛如
晝夜四時之迭至吉凶禍福莫非善惡邪
正之應矣蓋史者與易相爲表裡而易理
深奧淺學難窺至于史則事蹟昭然易得
而見其所以防人之邪思而長道心者實
具於其中焉余之作是言夫豈苟乎哉岡
本韋庵好讀書善文辭足跡遍海內乘槎

而西歷古齊魯過洙泗之鄉吊楚漢故跡
既歸而閑居索落遂著萬國史記屬余以
叙余因理前言以冠其首冀世之讀是書
者有以長其道心而驗余言之不誣也

爲兩宮彌兵衛賣天機硯引

昔年余秉鐸甲府一日硯工兩宮鈍齋來
訪延之座則年可六十頽然偉丈夫也貌
朴野氣度軒昂音如洪鐘示其所製天機

硯質不下端溪。雕書如畫。或嵌玉石精巧。可喜。其後屢來見。余未嘗不歡然移晷也。客歲內國賽珍會。陳其所製。得花紋賞牌。今茲其孫來。云鈍齋已死。余爲之惋惜。不已。鈍齋嗜飲。立盡巨觥。余嘗於席上見其連刀。酒氣拂拂然出于指頭也。其孫曰彌兵衛克繼。其業余視之。猶鈍齋因爲延譽於臺閣江湖諸名家。冀望其硯之大售。雖

然至于鬻之。則王公阜隸不二價也。

愛敬餘唱引

此卷始題曰閑窓唱和。以效顰太平唱和。磐翁乃改題曰愛敬餘唱。蓋出于愛國敬神之意。既而幡然悟曰。豈其然夫。愛敬盡于事親與交友。而四海五洲皆可得而爲兄弟。磐翁之旨遠哉。童子在一旁笑曰。以蒙觀之。猶是愛古敬字二先生之唱和耳。

和譯英華字典跋

余校此書始於明治五年十二月。畢於明治十二年二月。蓋六易裘葛而纔能完功。其所以替遲至此者。有種種緣由。而余之惰慢亦居其一焉。雖然。試思其間有征韓之黨論。有台灣之征役。有肥長之變。有西薩之亂。譬如烟雲之變幻。倏忽萬狀。旋起旋滅。不可端倪。而余與津田柳澤大井三

君雖作輟無常。遂能卒業。猶是天外數峯。明滅無常。而黛色不改。烟雲之變靡得而與也。余深以此業之不至中廢爲幸。尚何問其他乎。吉田橘翁。欣助畢役。亦與有力焉。

西裨雜纂第一集序

暇時隨手抽讀。案頭洋書有會心者。輒把筆錄之。歲餘成一卷。名曰西裨雜纂。刻以

示同好。其懶於把筆。不及錄出者甚多。雲烟
宿漫計無復之耳。抑此編一集而已乎。或二集
三集。陸續梓行乎。均不得而知也。

敬宇文

柳澤信大編次

下卷終

跋

余編次此篇。非有他意也。特以便及門之士。
欲謄寫先生之文者焉耳。或嫌其冊之甚小。則曰。
今姑爲此也。若其大者。余將謀諸他日焉。

明治十二年己卯臘月

小陽小史信大識

明治十三年一月九日板權免許

著述人

東京小石川
江戸川町
十八番地

静岡縣士族
中村正直

編次者

同西江戸川
町二十二番地

東京府平民
柳澤信大

出板人

同神田鍛
冶丁土番地

静岡縣士族
高橋金十郎

東京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源 吉
和泉屋市兵衛
雁金屋清 吉
雁金屋仙 藏
和泉屋勘右衛門
島屋 平 七

發兌

藤岡屋慶次郎
袋屋 龜次郎
椀屋 喜兵衛
丸屋 善 七
有隣堂篤太郎
伊勢屋安兵衛
内藤傳右衛門
和泉屋善兵衛

書林

和泉屋吉兵衛
小林新兵衛
小林新造
近江屋半七
須原屋伊八
岡村屋庄助
紀伊國屋梅次郎
富士屋金十郎

